

尧乐博士回忆录

尧乐博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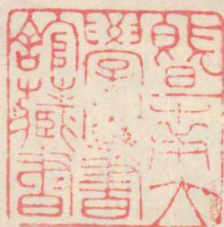
传记文学出版社

堯樂博士回憶錄

堯樂博士著

石景宜先生贈書

年 月 日



傳記文學叢書之四十四



S9003455

傳記文學叢書之四十四（保有版權翻印必究）

堯樂博士回憶錄第一集

定價新臺幣拾伍元

著者：堯樂博士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印刷者：榮泰印書館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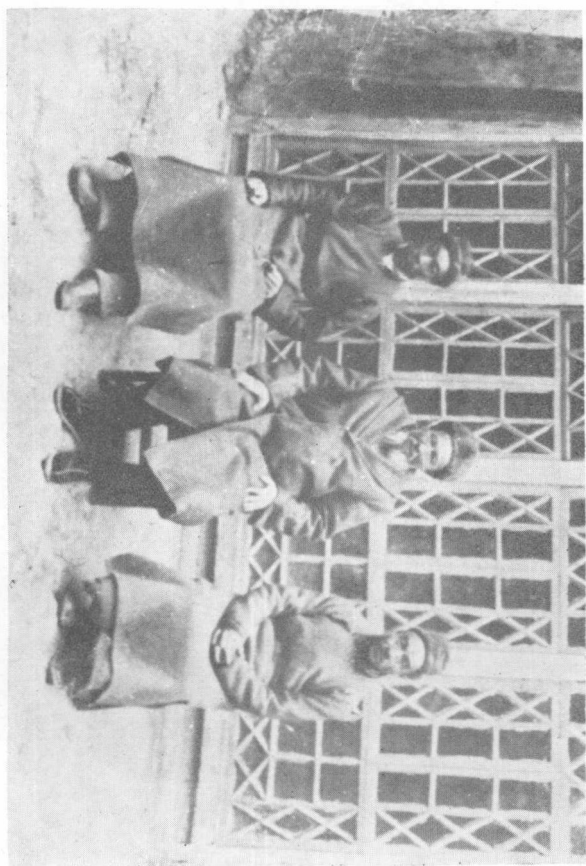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五巷四號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初版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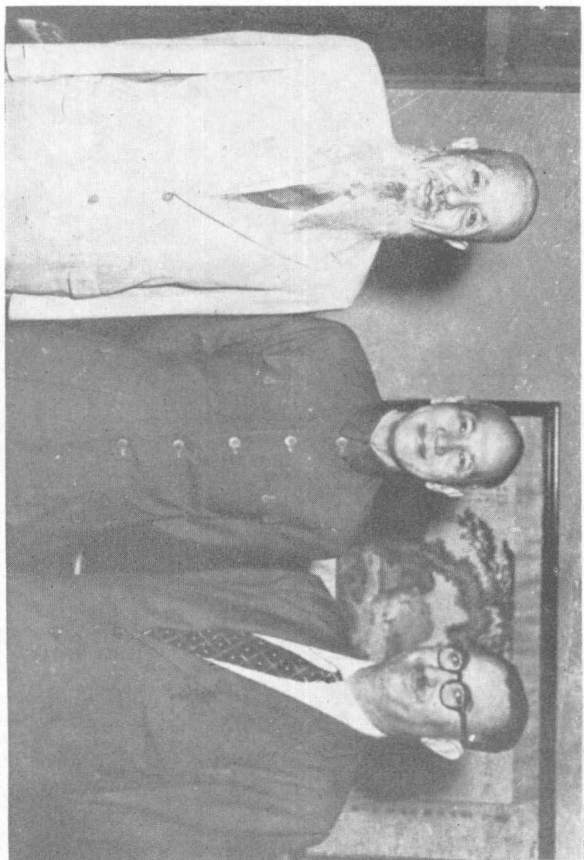
攝時令司備警（西）鎮（密）哈任出年三十二國民於者作書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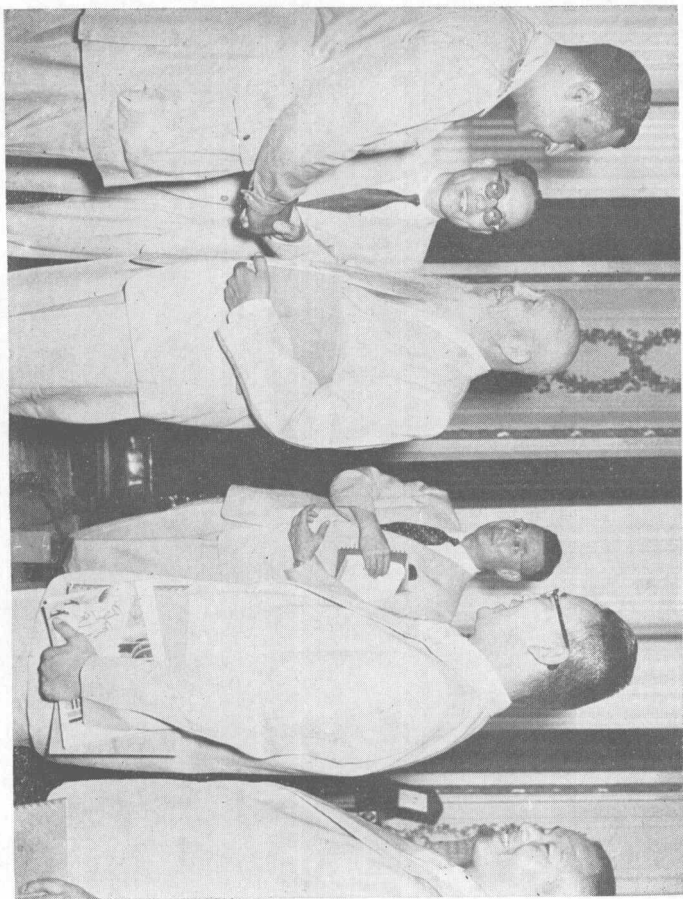


望之回教人士合影

民國四十年作者（中）經西藏拉薩與當地頗富名

民國四十三年陪同伊拉克前國會議長賈瑪利會見
蔣總統時攝





埃及當時總理納塞爾陪談時攝。
民國四十三年自由中國首屆回教朝聖團，作者任團長，與

序

田炯錦

新疆省政府堯樂博士主席在「傳記文學」發表回憶錄，因其將清代末葉以來，新疆局勢變化，敘述的扼要清晰，而文字亦甚流暢，頗引起留心邊事者的注意。傳記文學社將爲刊行專集。予詳閱之後，深信堯氏這一著作，對於瞭解邊情，及釐訂治理邊疆大計，均大有裨助，傳記文學社刊印專集，俾得廣爲流傳，亦實爲對國家的重要貢獻。在其付印之前，特爲之序，以表示對堯氏及該社之讚佩。

堯氏在其回憶錄之開始，說明他撰寫的緣由，他曾於民國五十一年農曆春節，往訪胡適之先生。談次胡先生鼓勵其寫回憶錄，曾說：「就以你這個新疆人的身份，再加上你過去的經歷，寫出來不就是一部新疆現代史嗎？我們知道，新疆自漢代列入中國版圖，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，但是迄今一般國人仍還是將之視爲神秘區域，其原因固然由於歷代朝野的不予重視，而新疆人本身不多報導，才是主要的癥結。所以我勸你寫回憶錄，並不是爲了表白你自己個人，而是要將新疆的內情，報告給國人與歷史家們！」堯氏接受了胡先生的勸勉，故說：「提筆寫此回憶錄時，我的心情誠如胡先生所說：『

不在表白個人』，而是希望將這八十年來個人在新疆的見聞經歷，坦白寫出，喚起國人『不忘新疆』，做爲反攻大陸後一些參考，予願足矣。」

讀堯氏本著，深感其未負胡適之先生的期望。他確能將本身過去的經歷，與新疆數十年局勢的變化，連貫在一起。故讀他的回憶錄，等於讀他的自傳，亦無異讀新疆現代史綱要，使人們可以瞭解民國成立以來新疆治亂的概況及其緣由。有些地方，他寫的非常坦白透徹。例如馬仲英怎會進入新疆？將新疆變亂之局，攪的更加混亂。並未全盤失敗，何以會孤身前往蘇聯，致其下落，竟成了迷？堯著寫的非常坦白，而且將一切內幕揭出，使人得悉在邊疆有些官吏之無法無天，逼使民衆起而反抗；以及赤色帝國主義者，利用機會，謀奪我疆土的手段之卑劣與陰毒。堯氏不諱其引導馬仲英入新，因爲在中樞無違兼顧之際，他望馬氏能驅逐殘暴官吏，解除人民不堪忍受的痛苦。逮金樹仁失敗逃走後，他發現馬之入新，並非爲援助維民，使其不受暴政摧殘，而實欲搶奪新疆地盤。遂不惜與之「好聚好散，分道揚鑣。」讀了他這樣坦白的敘述，不但使人諒解其引馬氏入新之苦衷，且欽佩其愛護民衆，顧全大局之熱忱。羅文幹奉派入新，圖解決各軍事首領間之爭端，彼時汪逆精衛爲行政院長。逮調解失敗，盛世才乃攻訐羅受汪之指使，促進馬仲英、張培元、劉文龍間三角同盟，陰謀奪取新疆地盤。因汪逆抗戰時受日本利用，人格卑污，使人對盛氏攻擊羅氏之罪狀，遂多信爲事出有因。予前在北平受學時，羅長財部，因其不肯與曹錕左右之腐敗集團同流合污，致被誣陷入獄；以後羅氏去世，曾讀

其僚屬之追念文字，對其勤慎奉公，操守清廉，申述的極爲具體明確，似非泛泛恭維。以如此剛正廉介的官吏，謂其助奸人禍亂邊疆，危害國家，予甚感懷疑。逮讀了堯氏本著，其申述羅氏勸馬仲英、張培元，與盛世才和好之經過，調解失敗之緣由，以及分析張、劉絕無與馬仲英聯合之可能，與張氏反對盛世才的基本原因，說的合情合理，而且有具體事證。不但使人得以明瞭「四一二政變」前後新疆動亂的事實及其緣由，且將中樞派去辦理善後大員被人誣栽的罪過，洗刷清楚。不惟供給歷史學者珍貴的資料，且實有益於世風人心。

堯氏本著除了爲國人提供珍貴的新疆現代史料外，筆者認爲尤有一寶貴的貢獻，即他以邊胞身份，說出了邊疆民衆真正的願望。他在拒受蘇俄利用時，曾寫到：「多麼可惡，多麼險毒，俄國人要利用哈密民變插足新疆了。我們明明是官逼民反，自衛舉措，俄國人偏說我們在革命；我們一心只想和平回家，俄國人却支助槍械軍費，驅我們作戰。」除了這一段話外，他還在很多節內申說邊胞所望者，乃安居樂業並非分離獨立。他說邊胞對楊增新生前愛戴，死後猶有「永難或忘的甘棠召伯之思」，因爲他能「對症下藥，用改良政治以服民心，以減輕負擔保民之力，振興工商業，使民無遊惰，而不授人可乘之隙。」由上引這些話，可見新疆一般民衆所反抗者，乃殘暴官吏之掠奪民產，殘殺民衆等暴行，並非爲謀獨立分離，而與政府爲敵。他們希求於政府者，並非太奢；楊增新剪除新疆各處擁兵割據之野心分子，杜絕外人乘隙侵略，對國家確屬大有貢獻。但就其對新疆民衆謀幸福而言，不過是

恢復地方秩序，對各族同胞一視同仁，懲處貪污，使人民能平安過其生活而已。這些都是任何一個像樣的政府應該作到的事，然新疆民家在其生時愛戴，死後猶有甘棠召伯之思。可見邊疆民家對政府並不奢望苛求。將來國土光復後，我以府應以堯氏所述新疆近數十年變亂的經過爲鑑，慎選派往邊疆服務的人，嚴懲壓迫剝削民家的貪暴官吏。爲大多數民家謀幸福，提高其智識，改進其生活，使其不受壓迫歧視，而能安居樂業，則自私奸詐的野心份子，將無從施其挑撥伎倆，則邊疆自可安定。苟能如此，則堯氏爲邊胞申述真願望，將爲對國家及邊胞難得的貢獻。

堯氏本著實爲描述民元以來，新疆情勢演變最完整而清楚之佳作，惟對刺楊增新案，敘述的似嫌簡略，易引人之懷疑。他以爲楊之被刺，係金樹仁之陰謀，故說：「師生（指楊與金）相處，已達二十餘年之久！以如此深遠的關係，金氏應當死心塌地，一心一意，善助提携與培植他的恩師，使大治的新疆，垂諸久遠。可惜他不作此想，竟假樊耀南之手，置其恩師於死地，尤其巧施連環計，再殺樊耀南，奪了恩師的權位。」以如此關鍵新疆治亂之大案，他未舉出任何事證，亦未說明如何「假樊耀南之手，置其恩師於死地的經過」，使人看了，不能明白底蘊。參看刺楊案前後的論述，更使人懷疑。他認爲樊、金乃屬敵對的兩派，而「在學識能力方面，樊耀南是勝過金樹仁的」。就金一派言，他說：「金樹仁、周務學、魯效祖、張培元、劉希曾、熊發有、閻毓善等人，他們自認與楊氏有師生關係，……將來繼承主政新疆者，自非其中之一莫屬。」似此則金在他的一派中，尙未居首領地位。既不能

領導其本派各政軍要員，何敢唆使敵對派首領，才高於己者，刺殺培植他自己的長官。敢作此種傷天害理罪案的人，當屬奸雄惡霸一流，但本著敘述金樹仁應付哈密民變，與馬仲英入侵的經過，充分顯示出一個剛愎低能的蠢才。豈能使狡橫如樊耀南者，上其圈套？聲望勢力不遜於金者，如周務學、張培元等，亦豈肯甘爲其鷹犬，冒險參加間接弑師屠計？故刺楊案似尙有更複雜的內幕。堯氏倘能再蒐集些資料，將此案爲較詳之舉證與說明，隨後發表，當可對研究新疆政局變化與邊疆歷史者，有更大的貢獻。而對政府將來如何防微杜漸，以保持邊疆長久安定，亦必大有助益。

田炯錦序 五十八年十一月

堯樂博士回憶錄 第一集

目錄

田序·····	一
一、「堯樂博士」的由來·····	一
二、間關萬里當神兵·····	一三
三、由賣瓜小販到王府大都統·····	二一
四、楊增新·同胞·革命軍·····	三五
五、援科布多·平阿爾泰·····	四七
六、三七之變·····	五七
七、樊耀南·金樹仁·哈密回王·····	六七
八、哈密民變與馬仲英·····	七七
九、馬仲英天山揚威記·····	八七
十、馬仲英瞭墩大捷·····	九九

十一、拒受斯大林回王國璽·····	一一一
十二、五十鐵騎 破敵一旅·····	一二三
十三、流血·暴亂·燎原之火·····	一三七
十四、新疆四一二政變前後·····	一四九

「堯樂博士」的由來

民國五十一年，亦即胡適博士逝世前那年的農曆春節，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去拜年。胡先生接待我在他的會客室落坐，他說：「你這位年長過我的博士，遠道親來拜節，實在不敢當！」我當即回答：「你是滿腹經綸的真博士，我是胸無點墨的假博士，假博士照理應該向真博士來拜年的。」他聽了以後，哈哈大笑，接着又說：「這話要看怎樣說了，如果以名字而論，你這個博士是真的，我才是假的。因為別人喊我胡適儘管可以不加博士的頭銜；但如有人僅喊你堯樂而忘了博士這兩個字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。所以我認為你的博士是真，別人的博士都假！」大家說笑了一陣，他突然向我發問：「你今年有七十五歲了吧？」我答：「差不多。」他說：「一個人到了這個年齡，應該要寫回憶錄了。我多少年來提倡傳記文學，到處勸人家寫自傳或回憶錄。希望你能把過去的事情好好的寫下來，一定很有價值。」我當即回答：「我是一個邊疆人，既未在中央作過高官要職，又沒有在地方任過封疆大吏，我這一生那有寫回憶錄的價值呢？」胡先生又問：「你已作了省主席，還不是封疆大吏嗎？」我

笑着回答：「我這個省主席是在大陸沉淪，新疆陷匪後，在故鄉展開游擊戰時擔任的。到了臺灣既無班底，更無群眾，根本是一個光桿主席，那有寫回憶錄的資料呢？」他緊接着說：「其實回憶錄是任何人都可以寫的，不一定非要作過高官顯職不可呀！就以你這個新疆人的身份，再加上你過去的經歷，寫出來不就是一部新疆現代史嗎？我們知道，新疆自漢代列入中國版圖，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，但是迄今一般國人仍還是將之視為神秘區域，其原因固然由於歷代朝野的不予重視，而新疆人本身不多報導，才是主要的癥結。所以我勸你寫回憶錄，並不是爲了表白你自己個人，而是要你將新疆的內情，報告給國人與歷史家們！」我聽了胡先生的指點，這才興起寫回憶錄的念頭！而隔不久胡博士竟在會議中因心臟病發不幸逝世。光陰易逝，又是五年過去了，爲了紀念這位提倡傳記文學的老朋友，我也不得不決心寫我的回憶錄了！

於今大陸沉淪，匆匆十八年於茲，我六億同胞，由神州陸沉而同遭蹂躪；但我的故鄉——新疆，却因爲成了毛匪原子試爆場所，各族人民除了饑寒交迫之外，還要加上原子塵的危害，這無異置新疆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。其悲慘之狀，想來真是不寒而慄！我自民國卅九年在戰地出任省主席後，目睹當時情形，再念及今日共匪暴行種種，午夜捫心，實不禁自愧自責。提筆寫此回憶錄時，我的心情誠如胡博士所說：「不在表白個人」，而是希望將這八十年來個人在新疆的見聞經歷，坦白寫出，喚起國人「不忘新疆」，做爲反攻大陸後的一些參考，予願足矣！